

新儿女英雄续传

孔
厥



图书馆



孔 厥

新儿女英雄续传



女子学院 0030383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刘希立

新儿女英雄续传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 19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3}{8}$ 插页 3

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,001—200,000

书号 10019·3003

定价 0.67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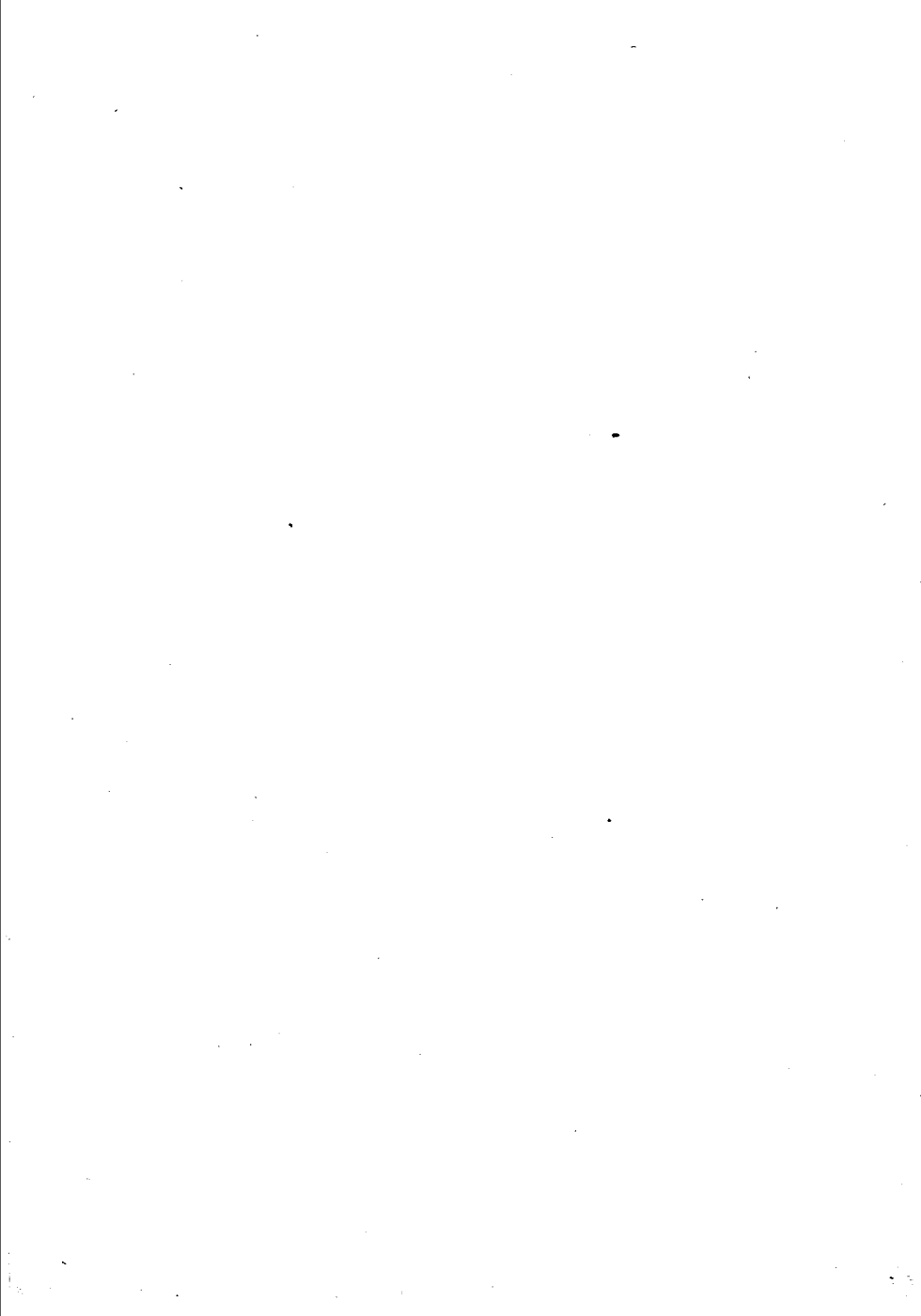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 像

目 次

第 一 章	新任务	3
第 二 章	夜渡大清河	20
第 三 章	闯虎穴	33
第 四 章	星儿闪闪	50
第 五 章	红色宣传员	61
第 六 章	情报	78
第 七 章	匪司令部之夜	90
第 八 章	还乡	96
第 九 章	地道会	106
第 十 章	宁走一步险	118
第 十 一 章	重逢	135
第 十 二 章	一场争论	145
第 十 三 章	鲜血和银洋	158
第 十 四 章	斗!!!	166
第 十 五 章	雪花飘飞的日子	182
第 十 六 章	夜审	205
第 十 七 章	铁的纪律	214
第 十 八 章	小城春	235
第 十 九 章	月儿弯弯	247
第 二 十 章	送别	258

第二十一章 秘密的约会	271
第二十二章 茫茫口	282
怀念我的爸爸孔厥	郑 宇 290

卷 一



第一章 新任务

党指向哪里，
我们奔向哪里。

——新谚

1

抗日战争胜利了。

牛大水、杨小梅受了伤，在白洋淀疗养。

后来，伤好了；他俩被调到阜平山区，在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了半年。由于蒋介石发动全国大内战，形势很紧张，他俩又奉命回到冀中，准备接受新任务。

那时候，一九四六年七月，中共冀中区党委，是驻在这大平原的滹沱河以北，靠近某城的大村庄里。大水、小梅找到这村，天色已经黑了，只依稀看得见临时支起来的几条电话线通进村去；村口有两个黑影（挂着盒子枪）在放哨。其中的一位打亮手电，看了他俩的证件，就领他俩转弯抹角，来到组织部的宅院。

进了大门洞，里面是宽阔的院落。高大的北屋射出来微弱的灯光，隐约照见院子里有两匹毛色光亮、身材剌悍的马

儿，不安静地拴在一棵大树上。（其中一匹高高的大洋马，显然是当年从日寇手里缴获的胜利品。）来到西跨院，四面整整齐齐的房屋全亮着灯光，那些新糊的窗纸都显得特别白净和明亮。院子里放着十几辆自行车。看得见北屋有许多人围着长桌正在开会；门口还站着一个青年警卫员。南屋有人用较低的声音在收听新闻。东屋有人在打电话。他俩一直被领到悄没声儿的西屋。

呵，真是意外的会见：从灯下抬起头来的原来是陈大姐。当年她和程平同志在大水他们的县上办过抗日训练班；鬼子大扫荡的时候，她还同小梅一起钻过青纱帐呢。这位憔悴的、沉静的，但又坚强的、精明的大姐，看起来仿佛还跟从前一样；可是大水和小梅却改变得多了。在陈大姐面前，已经不是八九年前那个傻乎乎的光头小伙子，和那个羞答答的大髻儿小媳妇了。如今，他俩已经都是屡经锻炼的党员干部。在大姐的亲切接待下，他俩很大方地并排坐在长凳上，两个人都笑嘻嘻地脱下带舌的制服帽搥着凉儿。看起来，宽肩厚背的牛大水比从前瘦了；他留了头发，却还不能完全盖住头上的一条长长的刀痕，这条日本鬼子留给他的伤疤一直斜到前额上，破坏了他的相貌；但是，他那略略皱蹙的粗黑眉毛，他那定定看人的明亮眼睛，却带着一种比从前更为刚毅、更为机警的新精神。杨小梅也有点瘦了，脸上的血色不如从前；可是她头发剪得齐齐的，两只美丽的眼睛还是那么灵动、有神，带着许多冀中妇女所共有的热情、强悍神气，而且显然比从前沉着、老练得多了。

“你俩到得真巧！”大姐高兴地说，“今天程平、黑老蔡都来

了，就在北屋参加会议，这个会议很重要。我马上开个条儿，你们快去吃晚饭；如果不太累，吃罢饭就去旁听一下。错过这机会是很可惜的；这会议和你们今后的工作可有关系哩！”

大水、小梅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都说晚饭已经在路上吃过了，也不累，愿意马上就去旁听。陈大姐坦率地笑道：

“也好，等开完了会你们加倍休息吧！”就领他俩往北屋去。

片刻以后，这两位远道归来，就要投入新的战斗的同志，已经靠墙坐定，列席会议了。看得见屋顶挂一盏中型玻璃泡子的汽灯，耀眼的青白光亮加重了这会议的严肃气氛。在这灯光下面，长长的方桌蒙了白布，散放着几套白瓷的茶具，桌子周围坐满穿蓝色或灰色制服的同志；也有穿便衣的，那黑老蔡就是一个。他坐在长桌西边、靠近北边那一头的位子；敞开了粗布短褂的两襟，露出深褐色健壮的胸脯，包在他头上的白手巾，由于擦汗已经扯了下来搭在肩上。这位铁匠出身的老革命，两眼闪烁，连鬓胡子又黑又亮，看起来比以前更精神了。在他左边，坐着质朴而有些斯文的程平。再过去，在长桌那一头，就在北墙毛主席像的下面，坐着主持会议的张部长。张部长旁边，还坐着一位光头的精干身材的中年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，也解开了扣子；他的身体略略侧转，左胳膊搁在桌边上，右手拿个大蒲扇轻轻地在腿上赶蚊子。在会议进行中，他似乎在深思，又似乎在专心地倾听。

刚才，陈大姐领大水他俩到台阶上，自己先进来向张部长和程平小声报告时，旁边那位光头的中年人马上听清了，立刻转过脸来，注意地望着站在门外的大水和小梅，脸上顿时现出

欢迎的微笑；显然他事先就已知道这两位同志，当时他迅速和张部长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就对陈大姐点点头，还对大水他俩做了个“请进来坐”的手势。程平、黑老蔡也都笑着向他俩招手。可是，那位陌生的同志是谁呀？

“是不是林书记？”坐定以后，大水的眼光盯着那中年人，悄悄问小梅。

“不是他还会是谁！”小梅笑着瞅大水一眼，也低声地说，“他不是兼着军区政委吗！”

会议的内容，在大水、小梅听来，是不太明了的。每一个原则问题都结合着许多具体情况，乍一听来既琐碎，又混乱，找不出头绪。可是听的时间长了，慢慢地也就听出个脉络来了。原来他们是在讨论十分区的工作，并且对该分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批评。

十分区，这是大水、小梅早就听说过的地区；这是在冀中的北部，在北平、天津、保定这三个城市之间的一块广大的三角区；这是永定河和大清河的流水所滋养的肥沃平原，是号称“中国的乌克兰”的著名产麦区；这是人民流了许多鲜血，才从日本强盗手下解放的地区。但是，这半年以来，从北平，从天津，开来了由美国武器装备，由美国飞机和美国军舰运送到华北的蒋介石反动派军队，配合着当地有名的“小老蒋”、最恶毒的“地头蛇”宋占魁等的队伍，重新又蹂躏了那儿大部分土地。依大水、小梅估计，这十分区，也就是他俩即将被派去工作的地区。

他俩看见，在会上，受到最严厉批判的是十分区的一位县委书记，名字叫做李玉的。大水他俩都记得，抗战胜利的前一

年，从九分区调出过一批干部和民兵，其中有一个从前跟过张金龙，后来又跟过大水的王圈儿，就是调给李玉当通讯员，改名王小龙，一块儿派往十分区的。而李玉，这美男子，这北大毕业生，这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，谁想他如今却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，被提交会议讨论。他仿佛有些惊慌和委屈，白嫩的脸皮儿涨得通红；又象有些抬不起头来似地，一股劲儿在小本子上记录着，汗把漂亮的白衬衫和蓝制服都湿透了。

很显然，李玉的错误是严重的。在抗日胜利以后，他强调国内和平，擅自把县、区的人民武装大量裁减，甚至每个区只剩下七名警察。又强调国共合作，对地方上反动势力低头作揖，却把农民的切身利益丢在脑后。还片面强调宽大政策，将群众捉住的反动地主、匪军、特务，一个个开门释放。并且，仿佛是革命已经到头，他不适当地强调改善生活，不但自己享受，还领头儿铺张浪费；例如，过年的时候他们竟三次宴请抗属，每次都开几十桌酒席，还连唱半个月大戏庆祝和平。在这样麻痹大意下，突然被宋占魁的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于是只好步步退让；最后，李玉所领导的那地区就全部落到宋匪的手里了。当时各村的惨案连续不断地发生，心毒手黑的宋占魁及其大肚子还乡队，流了干部和群众的无数鲜血；以致烈士们的家属都扑到死尸身上痛哭“宽大政策”。呵，右倾思想的危害是多么大呀！

是的，血的事实狠狠地教训了李玉。但李玉，似乎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。他虽然也表示痛心地检讨，却还口口声声“拉客观”，为自己辩护。

“实在是，和平把我闹昏了！”他羞愧地说，用一支花杆儿

钢笔敲敲额头。一只蚂蚱儿突然飞落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吓了一跳；慌忙用钢笔去拨，蚂蚱儿又飞去了。

他定了定神，继续申辩着。在他的整个发言中，他反复提到毛主席飞重庆，国共双十协定，以及后来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，甚至还提到杜鲁门的声明，马歇尔的调停，仿佛这一切都可以开脱他的罪责。末了，他痛苦而抱怨地说：

“谁料想到，美蒋竟会这样背信弃义呢！”

这样可笑的说法，连旁听的大水、小梅都忍不住嗤之以鼻了。在黑老蔡他们气愤地加以驳斥后，那位光头的中年人（他果然是冀中区党委的林书记）略带嘲讽地说：

“是啊，我们有些同志，就是爱把一只眼睛闭起来，用一只眼睛看问题；这一只眼睛也只看事情的表面，不看事情的本质。”

他停了一停，又接着说：

“毛主席飞重庆，自然是一件伟大的事情；这件事情，集中地、突出地表现了全国人民对反革命内战的厌恶，以及对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。可是，蒋介石怎样呢？他一只手被迫签订了‘坚决避免内战’的协定，一只手却偷偷发布了坚决进行内战的密令。事实难道能瞒得过人吗？亏得我们共产党、解放军，并没有闭起眼睛挨揍，相反地倒是时刻警惕着，时刻准备着。结果，上党战役，歼灭了进犯的蒋军三万；邯郸战役，又歼灭了进犯的蒋军七万……几个胜仗一打，才暂时地制止了内战。这还是去年秋后的事，谁又不知道呢？那时毛主席告诫我们：没有人民的军队，就没有人民的一切。我们的同志可以想想，我们连丝毫麻痹大意都不敢，难道竟可以放下武器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他的口气仍然是温和的，但他的眼光却锐利地、责问地望着李玉。李玉不敢看他，早就满脸通红地低下头了。

“当时，”林书记又说，“蒋介石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，又通过了政协决议；可是我们仍然不能躺在这些协议上，做和平的美梦。党中央明白指出：如果没有人民的强大力量，没有人民的坚决斗争，那么，这些协议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；历史早就证明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，决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协议。果然，他假和平，真备战，很快重新布置了兵力，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。对于蒋介石这反革命的两手，我们必须坚决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他。这不是毛主席早就指示过的吗？”

他又停了一下，对李玉略带讽刺地看了一眼：“什么杜鲁门，什么马歇尔？我说，也要看他是什么人，看他是代表谁在说话；而且，不仅要听他说的话，更重要的，是看他作的事。事实是，从去年九月到现在，美帝国主义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蒋军，已经有五十七个师了，而且全部用来打我们。我们的同志要是没有睡大觉，那么不会不知道，就在咱们河北省，就在咱们十分区的东边和北边，现在还驻扎着美国海军陆战队，一共十四万人，强占着北平、天津、唐山、秦皇岛……做蒋介石、宋占魁这些人的后盾。难道说，刺刀还插在我们的胸膛上，我们就忘了痛吗？同志，不行呵，对帝国主义，对反动派，你太善良了！你忘了列宁的教训，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人民的残忍！……”

接着，林书记谈到农民问题，他引述了毛主席《论联合政

府》中有名的几段关于农民的话，并且重新阐发了不久前在干部会议上所传达的，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“五四指示”^①的精神，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忽视农民利益，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严重错误。他特别强调指出：在目前，土地革命是一切问题的根本。没有土地革命，就不会有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巩固联合，更不会有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联合；没有土地革命，就不会有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，更不会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消灭。因此，封建剥削制度的保存，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得以存在的基础；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，这是人民革命得以发展、得以胜利的基础。

最后，林书记把中国革命的特点，概括为这样的两句话：

“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；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。”

呵，林书记的话是多么明确，多么简短有力啊！

经过详细的讨论，李玉是开除党籍了；对其他几个犯轻微错误的同志，则主要是进行教育。会散了。林书记和张部长留下十分区党委书记程平，和准备调到十分区去工作的黑老蔡，研究该分区今后的工作；叫大水他俩先等一等，一会儿听候指示。

于是，大水、小梅就出来了。

2

陈大姐领大水、小梅到对面招待所去，让他们歇息一下；

^① “五四指示”，即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。

可是他俩一听说王小龙——王圈儿受了点轻伤，也从十分区回来了，跟李玉他们一起住在隔壁，就马上要去看他。于是，大姐又领他俩到隔壁去。

那儿，人们还没有睡；乱嚷嚷地，原来李玉那美男子正在闹自杀。几个同志和一位老乡使劲抓住他的胳膊，他还拚命挣扎，蹿着，跳着，喊着。他头发散乱，面孔苍白，看见大水他们进来，忽然停止了动作，对他们楞了一下，就垂下头痛哭起来。人们七嘴八舌地劝着，把他放到炕上去了。

“真不害臊！”小梅气愤地想。

“这样，影响多不好！”大水也皱了眉，憎恶地望着李玉。

他们寻找王小龙，可是小龙没有在。后来在东屋找到了他，陈大姐就回去了。

东屋只亮着暗淡的灯光，别人都不在，只王小龙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坐在炕沿上，低着头，带着痛苦、烦恼的神气抽烟卷儿呢。他看见“老上级”来了，虽然觉得很意外，可并不象对方那样兴奋，只是默默地走过来，轻轻地握手，脸上浮起疑问的、勉强的笑容。呵，小龙越长越高了，身段竟象姑娘一样的苗条，脸儿也白净、俊俏，还透着点儿文雅；边分的头发也梳得相当漂亮。他穿着同李玉身上一样的新的白衬衫和蓝制服，看不见他的伤在哪儿。

三个人在炕上坐定。小龙有些不好意思地掏出一盒上等纸烟，弹出了一支，送到大水面前。大水用双手推辞了；他好奇地看着小龙，笑起来说：

“怎么样，抽上瘾头了吗？”

小龙只含糊地一笑，没回答；随手把一盒纸烟插到胸前的